

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宦海升沉錄

## 第十六回 贖青樓屬吏獻嬌姿 憾黃泉美人悲薄命

話說留學歐洲學生，因袁世凱結樹黨援，總攬權勢，也疑他有什麼舉動，又見他所處地位，被宗室中人早懷了一個疑團，以為那姓袁的，此時料是進退兩難之際，若把一封書打動他，不怕他不改轉念頭，奮起雄心，謀個自立。便約了幾人，先開一個秘密會議，說起致書袁世凱，勸他反正自立。當下各學生聽得，莫不以為是。就中一人喚做張紹曾，起身說道：「自唐以來，凡是藩鎮疆臣，凡有權有勢的，都以袁世凱為最。因歷朝見得漢末州牧，唐末藩鎮，都是尾大不掉，也主張中央集權之治，是以疆臣總受掣肘。今那姓袁的如此舉動，沒有不令人思疑的。故近來政府裡頭，也要行中央集權，想為那姓袁的起見，意欲收他的權勢，以免後患。那袁世凱是有點聰明的人，難道不知朝廷的用意？想他一定有個主意的。以弟愚見，那姓袁的除了具折乞休，就是舉兵行事，方能於險裡求全；若是不然，怕他下場，總是不好。故這個時候打動他，是最好的機會了。」又有一人說道：「好雖是好，只怕那姓袁的沒有這般膽汁，就不免徒勞筆墨，也是枉然。」張紹曾道：「某料那姓袁的，不是沒見識的人，未必不知旁人思疑自己；若不能釋疑，又不能退休，他自問除此之外，更無保全之策。慶王以七十老翁，如殘年風燭，能倚得幾時？」

想他亦想及此層。故此時打動他，也最好。便是打動不來，我們亦無什麼不值，不過費去幾分銀子的郵費罷了。」說罷，各人都鼓掌稱善。又以張紹曾發的議論很好，就公推他做主稿。

張紹曾自不推辭，即立將函稿擬就，再會同修飾，然後寄回中國北洋那裡，直交督署袁世凱收覽。不想那函寄到之時，袁世凱恰進京裡，便由幕裡老夫子接著，看那函面並沒有寫是什麼人寄的，又不像官場來往的文書，只是由歐洲寄到，料不是駐樣公使寄來的，正不知函內所言何事，便懷著一個鬼胎，要窺探袁世凱的私事，便收了那一函，走回自己房子裡，悄悄偷拆那函來看。只見函內寫道：

慰亭督部足下：

某聞識時務者為俊傑，通機變者為英雄。足下以天縱之英才，為世而出，一切審時度勢，觀變沉機，當不假僕談矣。顧某以旁觀者清，有不得不為足下告者。竊維中原板蕩，垂垂百有餘歲，撫有我土地，奴隸我人民，亦已至矣。論者或以君位為虛榮，民權為實際，歐洲大陸，且有迎異國人以為君者，苟得自由幸福，亦又何求？顧迎君者，出於國民之公意，承認而奉以為君；亡國者，出於強敵之野心，征服而兼併其國，挈量比較，殆類天淵。此如可行，則甲午之役、庚子之役，皆可任操縱於列強之手，公等固不必糜民膏，構和議，為朝家保全計也。夫專制之酷，遍於全球，牛馬同胞，不儕人類，固已久矣，而猶可以迎君相比比例那！

年來盈廷囁語，「立憲立憲」之名詞，「變法變法」之聲浪，遍唱於人間，然而改換面目，襲取皮耶偽耶，早為識者所哂。足下洞識外情，熟觀大勢，真那偽耶，此足下所知也。十九世紀而降，專制政體，環球將無立足之地。而欲以荏苒漏，粉飾彌縫，與列強角競於弱肉強食之時，愚者亦知其無濟。而足下欲以一木之微，支將傾之大廈，片帆之影，挽已倒之狂瀾也，不亦惑乎？昔先尊君以一世之雄，駐軍宿州，抗捻酋於西北，堵洪黨於東南，旁午軍書，憂勞成疾，其為朝家效死力也，至矣！然而百戰之將，位不過中丞，賞不及封典，而高坐養尊，安居無事者，王也，公也，侯也，伯也，車載斗量，何可勝數。

嗟呼！異姓之卿，雖勳不錄，尾大不掉，久懸為大防矣！糜同胞之性命，逐故國之山河，以奉之於主。先君九原有知，將拊膺悔歎曰：「道非其道，愧不早為劉囚也。」功者賞資，動輒招疑。昔張廣泗、柴大紀之徒，以汗馬殊勳，積封侯伯。顧一言之忌，斧鉞相隨。況足下無昔人之烈，而權重於當世者耶！

或以人臣事貳，殆為不忠，舊學大師，重為箴訓。獨時勢不同，即強權互異，藉使主權尚在，當朝國勢，尚侔各國，可以守土，可以保民，則如足下等後先疏附之徒，肫誠翊戴，能以致國家於自強，是足下等必能保殊勳至於永世，全晚節以無有異心，亦固其所。

然某觀於南北口岸之租割，是有土地而不能保守也，礦權路權之損失，是有利權而不知保守也。祖國之國權大去，中土之主權復非，只以囉雀掘鼠，以贖保被征服國之君位殊榮，對外則以賠款供輸，對內則以專制殘殺，日蹙百里，將輾轉而日即於亡。而足下猶欲擁護之，何其味也。

某等以為，今日非改革無以救亡。方今種族昌明，民情可見矣。藉非國民主動，必不足以實行立憲；苟欲得將來之建設，舍現在之破壞，無他道焉。今足下居要位，執大權，其所以致此者，不過前倚榮祿，後倚慶邸以為援耳。足下才華卓越，高出同僚，猶依附草木，以致通顯。公何委曲自苦，且亦不知黃雀在前，持彈者之日伺其後也。軍營老散，足下為編練之；政治腐敗，足下為爭改之，竭盡愚誠，反叢忌謗。新軍方成，兵權遽奪。履霜堅冰，足下曾一念及將來所有如何不測否耶？在昔伐越成功，伍員見殺；沼吳奏凱，文種受誅；劉項之勝負既分，韓彭之首領難保。人亦有言：「狡兔死，走狗烹；飛鳥盡，良弓藏。」古已如此，況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！而足下欺倚以為建殊功，望奕祀。今足下位高招尤，後來禍福，誠未可料。

為足下計，與其■待罪，不如奮起求全，復故國之河山，造同胞之幸福，足下行之，直反手事耳。

憶昔法倡革命，實啟民權；美苦煩苛，乃倡獨立，造世英雄，華拿未遠，某固不以庸庸厚福待足下，而以造世英雄待足下也。乃若以今較昔，煩苛逾於美國，專制甚於法人，炎漢聲靈，淹然漸滅，如是久矣。即足下能享優榮，保富貴，佻佻倪倪，以待百年，而塗炭水火，普遍中原，足下一人笑而萬姓哭，足下豈亦安乎？況復原鹿復危，城狐自舞，慘懷麥秀，將召瓜分，行使種族長沉，山河永碎，猶太往事，人所同悲。

公亦人類，應有感情，念及前途，杞憂何極！不付（揣）冒昧，聊布區區，足下圖之。

某謹白

那幕友看罷，覺這一封書，直是勸袁世凱作亂的，如何好給他看？但若埋沒了，又怕那些留學生第二次有書來時，提及此函，袁督必問及此函何往，這時如何是好？便候袁世凱回時，悄悄放在袁世凱坐處，默窺那袁世凱看書後的動靜。

不想那袁世凱看了，沉吟一會，也並不將此函隱諱，卻把來遍示幕友，並笑說道：「旁人見本部堂有點權勢，也疑我久有異心，其實大誤。某今日殆如騎虎難下，一切舉動，誠有不得已者，旁人焉能知之？」說了，各幕友都道：「大人公忠體國，惟王爺所探知耳。」袁世凱一笑而罷。

惟袁世凱接得此函之後，自忖：「那些留學生，敢公然遞函於自己，必自己舉動令人有可思疑之處。因此要結慶王，較前更甚。」慶王又復深信他的，故於袁世凱無不言聽計從。所以那些屬員一望升官求保舉的，都向袁世凱面前弄法。就中楊藩司見自己升任藩司已久，滿望薦升巡撫，益發要巴結袁世凱。

但「金錢」兩字，是那袁世凱向不慣受的，若單是禮物，也防不見得自己誠意。猛想起：「那姓袁的，年方強盛，後房姬妾，不下一數人，有是蒙古人女子的，有是西藏的，至於京中名優歌妓，色色俱齊。公餘之暇，在後房中與姬妾團坐，弦管大作，實是一個風流跌宕的人。不如尋一個絕色的佳人獻他，更留得永遠的紀念。但各處佳人，都是他後房所有，只有蘇州南妓，近來最為京中大員所賞識，就是王公貴胄，也趨之若鶩。凡是有聲有色的南妓，一到京華，即豔名更噪。不如在蘇州買一個絕色的，送到他處，不怕他不承納。那時節袁世凱自然與自己為密切的交情。即那個妓女，得自己買得，轉送上司，得做一個大員的姨太太，天幸得寵，自然又感激自己不盡。」便打發一個心腹的家人喚做楊忠的，攜資到上海地方，訪尋有聲有色的名妓。

及楊忠到時，凡花天酒地及唱書的館子，都躡足其間，志在物色佳人。恰那日被朋友請宴，幸得那位朋友替自己喚了一個美妓到來陪局，喚做金媛媛的。上年花榜發時，早點過一名及第，豔名久著。及多長了一年，已屆芳齡二九，更出落得一種風流態度，

都道他到本年屆開放花榜之期，他一定是個狀元人物。不特儀容秀美，且長挑身材，修飾合度，唱老生喉，直像響遏行雲，正是人間獨一，天上無雙。楊忠聽他唱一會曲子，已覺神搖魂奪，更看他眉如柳葉，面似桃花，益發傾倒，便故意與金媛媛交歡。又付他在海上，見過多少有名人物，自己向在北洋，卻不曾留過聲名於海上青樓，因此也恐金媛媛瞧自己不在眼內，便鋪擺自己的聲勢，做什麼優差，得什麼上司眷注，說個不了。席散之後，乘著些酒意，與友人直到金媛媛的寓裡談天，先露些要攜他從良之意，那金媛媛卻不大答應。

楊忠見得詫異，次早把些銀子打賞她的使喚人娘兒們，說明自己願出重資，取贖金媛媛。那娘兒道：「此事恐辦不到，因姑娘心坎上早有了人了。」楊忠道：「他眷戀的究是什麼人呢？」娘兒道：「俺姑娘雖是一個青樓的妓女，但富貴官紳，卻不大留意，因恐他後房七姬八妾，自己將來像冷守空幃一般；又說那些多沒有思想，故反要喜歡有志之士，與那愛國的少年。

新近結交一個本地姓張的。他父親開張了一間錢莊，年約二十來歲，月前方往遊歷東洋。大約下月回來，即要娶姑娘回去了。」楊忠聽得，不知那姓張的是如何人物，計不如拿袁、楊兩位大員的名字，說將出來，誇炫他們，想得作一個大員的侍妾，料勝過跟隨一個市儈，便對那娘兒道：「某此來卻有點原故，因為北洋袁大人，要尋個有聲有色的南妓。你試想，凡一個女子，能侍封疆大員的中櫺，料他福氣一定不淺的。某看金媛媛像有點根基的人，終不是久屈下流的，故看上他。不知他的意見如何？」

那娘兒聽得，知道楊忠的意思來了，不如想條良計，賺他幾塊錢鈔也好。便道：「金姑娘是高自位置的人，說話是不易得。今聽老爺的話，料然在北方帶有買妓的差使來的，待我們與老爺方便，周旋一二罷。」楊忠聽了，覺娘兒說那買妓差使一句，不知他是有心說的，還是無意說的，說來實在難堪；但他竟有點聰明，竟探得自己意思。現在要靠他說話，倒不必怪他。便答道：「得你來周旋，想沒有不妥。就此拜托拜托。」

娘兒道：「老爺還不知，我曾說金姑娘是高自位置的人，這會不合向他說話，只好向他的母親商量商量罷。」楊忠大喜，心上正依賴那娘兒，凡那娘兒有求，無不應手。那娘兒是個乖覺的人，今天說有事要錢使，明天又說因那事窮得慌，早向楊忠弄了千把塊錢到手裡。只過了幾天，沒有實音。

楊忠焦躁，連催了那娘兒幾次。那娘兒道：「今有句話，要老爺提拔。因妾的夫，現在家中沒點事，官場裡頭，他還懂得些兒，總要老爺攜他到北洋去，在楊大人跟前說句好話，好借一帆風，使拙夫得一官半職，妾當一力替老爺乾妥此事便是。

」楊忠道：「你何不早說，若此事弄妥，某盡有方法的。只是你在青樓地方做個使喚的人，你丈夫忽然做了官，怕傳將出來，終做個笑話。」那娘兒道：「老爺你又來了，誰教人把密事傳出去。妓女能做得官太太，難道妾的夫，就做不得官？只要秘密一點，沒有做不到的。」楊忠答了聲「是」。

那娘兒見楊忠應允，便在金媛媛的母親面前，一力說項稱揚，並言楊老爺願出多金取贖他的女兒，這等說。凡女人那一個不要金錢的，何況青樓的鴿母！竟說合了八千銀子，任將金媛媛取去。那娘兒卻對楊忠說是一萬金，中飽了二千，即行說妥。金媛媛卻不大願。惟那姓張的，卻不能出那一萬銀子，實爭不得氣，沒奈何，只請了姓張的來，眷戀一會，說一番訣別之話，盤桓了數天，然後向鴿母作別，忍淚與楊忠登程，並攜娘兒作伴。楊忠並謂那娘兒道：「待某等先回北洋，諸事交割妥當，再喚你丈夫前往不遲。」便一齊附輪而往，直抵天津。

轉至省會，見了楊藩司，把前事敘述一遍。

楊藩司大喜，便設宴款請袁督。席間先談及風月各事，極力揄揚南妓之美，並說昨天由家人在上海，贖得一名到來，聲色皆絕。袁督時已有些酒意，便問此南妓何名。楊藩司道：「就是花榜上著名的金媛媛。」袁督力言願一聽清歌，就喚媛媛出堂，在筵前作起弦管來。金媛媛唱了兩出，聲情激越，無不傾倒。袁督乘興連喝了幾杯，已大有酒意，力贊金媛媛不絕。

藩司道：「既是大人喜歡，明日當送到貴署去，俾得常奏清歌。」袁督道：「即是足下特地購來的，怎敢掠美？」楊藩司道：「本司籍隸江左，家中常有人往來，必經上海。若要再得美人，自是不難。今先將金媛媛送去。」袁督稱謝不已，席散辭去。

次日，楊藩司送金媛媛到署中。正是其新孔嘉，凡公退之暇，即令金媛媛唱曲侑酒。更與楊藩司結為知心，便一力保奏楊藩司。恰山東巡撫出缺，便保他升任去了。那楊忠自應允那娘兒提拔他丈夫之後，今楊藩司忽然升任，只得仍對楊藩司細說。楊藩司怒道：「金錢還是小事，我只要官階直上；若提拔一個青樓中人來做了官，怕不要被人參劾不止！這事如何使得？」

待到東省，慢慢打算，目下也不消提了。」楊忠無語可答。那娘兒見楊忠應允提攜自己丈夫是假的，也不勝其憤，少不免在金媛媛面前唆擺泄氣。

那金媛媛自進北洋督署後，初時還自過得，及一二月後，除了唱歌侑酒，便無別事，袁督又日勞於軍國各事，只有公暇，令媛媛唱曲，餘外都在上房太太及姨太太處。金媛媛自忖道：

「袁督並不當自己是姨太太，只當是一個歌妓看待。」冷夜清思，時多憤懣，且舉動又多拘束，較當年在上海青樓，大有天淵之別。更有時憶及張郎，此情更不可耐，加以那娘兒又時時在跟前絮聒，不覺怨氣填胸，竟成了一病，日漸羸息，竟致不起。正是：

侯門一入深如海，從此蕭郎陌路人。